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五上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張霦

說郛卷四十五上

元 陶宗儀 撰

玉堂雜記

錢文僖公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百二十緡寺中設齋令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院滿散聖節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事又六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往皆內

朝故事也

金坡遺事又云聖節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謂中官樞密使赴

待詔雖簽書屈亦不與坐又云我本朝淳化五年十月

上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齎以示學士張洎錢

若水又李昌武宗諤翰苑雜記學士初授中謝前一日

待詔一名至私第宣名入院聽口宣舞蹈訖揖待詔上

階相見具酒果迎待即以事例物并書致於待詔前熙

寧間司馬文正公日記云初除學士待詔李堯卿宣名

設香案褥位於庭望闕堯卿稱有敕光再拜堯卿口宣云云光每句應諾畢再拜舞蹈又再拜升階與待詔坐啜茶盞中朝舊典也今學士院有待詔四人或右選或白身予為學士忠翊郎錢滋來宣名大略如李馮二公所記而無對揖茶酒之禮例支十千辭云自來虛喝不敢受予强予之常日學士入院坐堂上朱衣吏初賛喝東院錄事某人以下躬喏訖又喝云各祗候次賛喝西院某人以下亦如之最後平賛云待詔既不名亦不喝

各祗候則待詔與院吏固亦有間若平居則視之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豈將命時不欲吏之耶抑亦祖宗時所遣或翰林他局之待詔邪然唐制發書屈赴聖節禮已厚矣

李仁父燾續通鑑長編開寳二年閏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宣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遣未甞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司馬文正公日記云熙寧二年五月癸巳鎻院以奉安
二御容禮成德音降西京囚杖以下放是日丞相出中
書提點魏李先以下入院授以參政趙抃所封御前札
茶湯館於虚閣御藥劉有方來茶湯館於門塾復謁
御廚翰林設食致酒果黄昏進首尾詞内批依此修寫
四鼓起讀點句攢點進入明日丞相退朝宣訖開院濵
熙三年十一月八日必大被宣草十二日冬祀赦黄昏
方至院御藥持御封中書門下省熟狀來繫蘂迎於中

門同監門内侍一員俱升廳御藥先以熟狀授監門共茶湯訖先送御藥出院復與監門升廳受熟狀付吏又點湯送監門下階館之門塾而不報謁既熟狀自内出非參政所封故提點官不來惟中書門下省刑房録事尚書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秉同至仍舊繫韈見之不迎不送不設茶湯而退守當官四人貼房十數人旅揖階下與文正公所記多不同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復被宣草明堂赦御藥張安中監門梁襄相見如儀惟録事

沈椸主事李師文茶而不湯院吏云前不設茶誤也守當官等不復廷揖所謂酒饌之賜今皆無之詰朝奏知先出而吏卒輩皆俟三日後宣赦訖乃得歸

太上初遜位上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學士洪景嚴遵撰議文然後降詔必大時任察官心知其非而無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禮成加上尊號必大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帥羣臣過宫表請既允然後降詔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冊文稱嗣皇帝靖康上

教主道君之號徐丞相處仁已命汪彦章藻代作冊文會有疆事不及行禮紹興三十二年初上德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上既表乞加上尊號而院吏寫表亦稱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顔真卿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稱嗣皇帝況親奉表德壽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難之必令尋例必大思建炎以後遇節朔遥拜進徽宗表是時翰苑多名士必不誤用乃督吏搜舊牘明日果得表本一冊止稱皇帝又按

韓文順宗實録載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亦稱皇帝臣
某此最可據其議遂定
是歳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皇后
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
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寳盖取文意之順耳將
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三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謚
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明而
後慈殆默定也

必大與同直院鄭仲益聞既分草皇帝請加上太上皇帝皇后尊號牋表諸公謂太上皇帝自當答誥頗疑皇后難於措辭必大請以意共為答誥文意所及總言父母以該之而不稱予吾之類遂草以進上甚以為然凡兩答誥皆必大所草也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必大草太上辭尊號第一誥其末云怡神閒燕何力之有上曰此雖道太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有句不能無嫌

必大遂改作無累於物蓋上用意至到如此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太上皇帝當慶七十欲將國朝加上尊號并壽典禮參酌比附先次討論壬申有㫖恭依七月乙酉侍從禮官等就都堂議加性仁立德至神無為八字而皇后再加二字為齊明廣慈後兩日禮部趙侍郎雄謂無為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涉語忌請改為明武煥文其後又嘗作至神無為又作成武煥文逮癸卯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為全美參政龔實

之茂良而下尚不以為然葉丞相衡既主之衆莫能奪八月直院胡長文元質罷丁卯上自用必大再直已擬詔草會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招予及學士王季海共議然後定為性仁誠德經武緯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以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為真大手筆也

大禮降御劄既云劄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綱紀星暉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巵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而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巵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已亥三月丁夘詔今歳郊祀以例約束省費旋有旨未
令行出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初李仁父主此說
於前郊甞經集議會近習揚言譸博極羣書却不曾讀
孝經乃不果行至是予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與諸
儒議曰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
參稽古制蔵事於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
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祀也衆以爲然
遂奏臣等竊覩傳載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

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成王時嘗於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也本朝

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宫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至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盖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甞一講祀穀四躬冬祀惟合宫雩壇之禮猶未親行今若特舉秋享於義為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將前代賀循本朝名儒李泰伯范鎮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吕誨司

馬光等集議近歳李燾奏劉其録以聞乙亥有旨從之
九月上辛以顯肅后忌前改用仲辛行禮辛酉當受誓
戒前一日上又語宰執足指瘡腫恐妨拜跪欲展季辛
又值顯恭后忌如何宰執奏天地尊后忌卑遂降旨用
二十六日必大按漢武太初太始征和中屢祀明堂不
專用辛方請別卜日詰朝皇上忽遣中使諭旨都堂夜
來傅藥足瘡良愈不必改日但已展誓戒之期若再降
旨不張皇否趙相奏此却無妨遂以是日午時集官受

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辰百執事冒雨入麗正門過後殿虔請皇帝致齋己巳上乘逍遥車朝獻景靈宫入太廟宿齋四日之間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遥車徑入北門趍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為大禮使咨諭有司未得放散黄昏後雨驟止夜分内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仍舊乘玉輅凡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綏

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
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
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
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
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倣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徧
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盖欲明著
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月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
云祼將太宫霽潦驟霽陟恪大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

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當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為相也大禮赦條乃六部諸司條具上省省中類聚取旨訖即進熟狀降付學士院草赦文本院并首尾詞大書進入其間多云當議將上取旨蓋有司擬申如此既經畫旨行赦便是處分不應仍舊用當議二字必大為學士諭令削去院吏特不敢遂親以筆塗之

大禮皇上乘玉輅率命翰林學士執綏備顧問近歲多

闕正員臨時選差他官與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
已亥明堂必大再為之按京師用唐顯慶輅甞以登封
其牢固可知元豐改造已不能及今乃紹興癸亥年所
製皇上自太廟服通天冠絳紗袍乗輦至輅後用木陛
以登惟留御藥二官者侍立執綏官員從旁用小梯攀
縁而上衛士以綵繩圍腰繫以上柱輅行頗揺兀宸几
亦覺危坐云
大禮後皇上御樓揭雞竿肆赦皇太子及文武百僚拜

舞于下惟樞密使翰林學士相對侍立樓上丙申巳亥
必大扈從再登麗正門望濤江形勢環抱極壯觀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
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
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餘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
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當此之時宣麻給告非待儲貳
之禮已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
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抗

麻為重可以作則 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可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忘其名持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此撰制三鼓進草因奏此制書既不給告則當付有司空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來詔書體式格又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令擬定王式進呈如賜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定告大廷惟此稀濶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

之榮遇乎

答皇子式用卿字非是前輩知體則不然其他或汝或王或公皆當有別

翰苑歲進春端貼子如大內多及時事太上則詠遊幸之類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大書東坡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之詩於屏間又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

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峯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蓋謂此也前後頗聞禁籞大略併記於下宮中分四地分隨時遊覽東地分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荼醾清新木犀芙蓉岡南地分載忻大堂御宴處忻忻古柏太湖石射廳臨賦荷花山子燦錦金林檎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犀瀉碧養金魚處西則冷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

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絳華羅木亭早船俯翠茅亭春桃盤松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嘗見御製盤松贊墨本云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蟠數萬餘不倍尋愁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逌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碑在宮中又汪季路遠得御製祭土地文藁真蹟寶藏之其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某日太上皇帝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

是供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
葢天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醉吟閑適予情所鍾
壆培封殖久或力窮烏鳥外擾蟻蠹内攻神其勦絶勿
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踪常令
勁質坐閲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欝欝葱
葱牲牢旨酒祠録汝功尚饗
歐陽文忠公學士院草録世已不傳近歳有玉堂集云
是李漢老邴編類亦差訛非全書其中却載皇太子府

春端帖子葢政和宣和閒所供今東宫乃闕此欲引例為請緣無善本可據且當時不曰宫而曰府遂止王安中内制一例曰閣

玉堂雜記卷中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必大時為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又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皆當與聞會衆議不齊而虞丞相亦謂同北朝官制遷延至明年正月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尚書省禁中即聞之明日遣中使王忘其名來問緩故必大以實奏二月癸卯得御筆云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

學士院降詔登時具草封入乙巳付外施行庚戌從駕過德壽宮既歸得旨赴東華門祗候宣引日已晡聞有內宴小黄門岀云恐改日引然不敢退酉後忽宣入選德殿起居畢時上微被酒袖出親劄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正夙夜匪懈漸革茍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可嘉尚今因除授宜示褒典虞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御前設小案用牙尺壓蠲紙一幅傍有漆盒小歙硯寘墨筆於玉格必大鞠躬書除

目進呈訖奏曰拜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以其協心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三官又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今樞密亦非古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别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局上曰卿自理會賜坐奏問既改左右相其序位如何上曰欲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逮閤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邦直同自複道秉燭鎖院蓋上意欲密故不用尋常宣官之禮金蓮

故事令庶幾焉凡鎖院御藥監門中官各一員御藥留宿其廳鎖赦或先去恐是大禮别有職事昧爽再相見以小字制書本授之送至中門先啓鑰入内即復扃院俟朝退宣麻訖學士乃得歸時虞公獨相梁為參政閏班列中但謂改易相名及雙制出愕然或疑學士多轉右相一官有所抑揚不敢辨也按祖宗時命相多以舊官其後往往遷秩近歲勑局修三省法乃著令轉三官茲豈當立法乎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快行家傳旨下學士院取從官為四川宣撫使體例蓋是時參知政事王公明炎在蜀三年屢求歸宰相薦吏部侍郎王能甫之奇為代故來索例必大令回奏云降麻官方屬本院侍從當問三省既暮忽宣鎖至院已秉燭中使出御封御筆乃王炎除樞密使依舊四川宣撫使其容如此吏寫熟狀依例不轉官但加食邑必大方草制未暇細思既得筆依奏方省其誤自寫奏云本朝改官制後以太中大夫

為宰執官當時改樞密使為知院事自中興以來既復置使首用舊𦈡故恩數多視宰臣未有以中大夫充者昨汪徹元是通議大夫虞允文太中大夫故不轉官令王炎止是中大夫竊慮合轉左太中大夫仍加封邑庶協近制御筆批依時三鼓批墨尚濕

必大初直院見批答臣僚章表皆大書其後不過三兩行表紙盡則接以詔紙數幅文盡乃止然表紙高詔紙矮參差不等問之掌故並無依據心每疑之其後徧於

執政故家求承平時舊本稿遂得仁宗皇祐間答孫威敏公沔辭免副樞表則所接之紙高低相若淳熙乙未再叨寓直閏九月十二日因李參彥頴王樞淮斷章批答即具奏照皇祐體式於表後用一等紙書寫進呈仍乞今後准此施行御筆依遂為定制

宰執及親王使相太尉生日天章閣排辦壯餼預申學士院撰詔書及寫賜目一紙各請御寶詔用書詔之寶賜目錫賜之寶前一日差内侍持賜其詔例畫撰進之日謂如正月旦

生文意必叙歳首而所畫日則是去臘殊不相應必大為直院奏乞不拘進詔早晩但實畫生日於後得旨從之遂為定制查祖宗時牲餼外又錫器幣往往就差子弟姻戚特賜欲其省費也過江惟牲餼耳米麪本色羊凖價皆取之有司酒則臨安醞造臨時加以黄封拜賜訖與使者同升廳搢笏展讀就坐茶湯書送錢十五千從人三千天章閣使臣庫子快行錢酒各有差

淳熙丙申八月庚辰德壽宮遣大璫張去為至都堂傳

旨立翟貴妃為今上皇后明日午後執政奏事皇后歸姓謝氏乙酉晚快行家來宣鎻院是日侍講刑部侍郎程泰之巳宿直呼馬而出予至内前適與之遇泰之揚鞭云留詩案上矣酉時出自東華門入對選德殿上曰太上有旨立謝后命卿草制必大奏合略及歸姓否上曰不如此四方何由知明言幼隨乳母可也宣坐賜茶訖御藥王濛同入院二鼓後進草畢吏呈泰之詩云抖擻身章却冐塵褭蹏顧影也逡巡

鑾坡寓宿非其地蓮燭操文自有真宇直由來同古語位高無復見今人迎潮有諾無輕爽季老當年不諉貧謂賜金也予次韻戲之云天街並踏軟紅塵飛鞚交馳駿徼巡椒殿敢期當制草槐庭元擬用儒真初謂年兄入相鎖院鸞方偶免冬龜手適市深慙旦攫人禮絶同僚應有日重霑潤筆乃無負謂相制亦賜金也先是七月十九日六曹長貳六人往浙江亭觀潮泰之在焉惟予以內直不赴晡時大雷雨走筆戲蔡子平洸云雷轟萬鼓勒潮回無復亭前

雪作堆應為尚書慳且澁肓風恠雨一時來迎潮輕爽之語指此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來年歷日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贈侍中南越王而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

其禮子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為國
蓋曾丞相之失閒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
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
龍艂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户食實封壹千户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子適當制其云即樂國以肇封既
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交
州在唐為安南都護府本朝自太宗時黎氏奪丁璿節

度大中祥符二年李公蘊復篡之傳子德政至孫日尊甞稱帝改元日尊卒乾德嗣卒陽煥嗣卒天祚嗣卒龍翰嗣生數歲矣制云乃眷一邦兹傳七世自公蘊言之也其名曰日曰乾曰陽曰天曰龍皆有僭上之意然表章字如蠅頭幾不可辨玉音每嘉其恭順云

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鎖院付下中書門下省熟狀趙伯圭除使相提舉洞霄宮必大奏按故事宗室戚里或前宰執帶節度使多充宮觀使若至使相自領使無

疑昨史浩以使相提舉宮觀者誤也恐自此遂以為例令具士㨗錢忱等例皆是以使相充宮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者合取旨改正一更四點進入五點得上批可依士㨗等體例除宮觀使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付下參知政事錢良臣辭免監修國史日歷所劄子降詔不允必大因奏自來宰執兼領書局多是内尚書省批出局名既至朝廷降勅合行寫正而省吏止奉行内批宰執亦隨勅黄繫銜差

誤日久今因答詔輒具言之國史日歷者書名也曰所
者官司也今大臣合監修日歷却添一所字似監修造
作之官又如勑令所從官詳定宰執提舉今却云提舉
勑令所此何理也以至國史院會要玉牒皆為一律合
行改正上以為允其後或是或非復混淆矣
丁酉九月丙辰宣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
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敘此會史進古詩
三十韻云季秋中澣日淳熙隆四祺朝回攬轡閒中使

俄傳旨少頃日轉申宣召陪燕喜預令掃玉堂深夜備棲止悚懼跪承命鳴騶亟穿市絳闕聳皇居非烟常靡靡入自東華門熊羆森爪士詔許乘肩輿安徐無跛倚復古距選德相望幾數里修廊接雲漢岧嶤瓊珠蘂中途敞金扉恍若蓬壺裏羣山擁蒼壁四顧環弱水山既日夕佳水亦湛無滓冰簾映綺疏瓊殿中央峙澄碧耀宸奎龍神爭守視蹈舞上丹墀天威不違咫奉觴祈萬壽時蒙一啓齒餘波丐鼠腹酒行不知幾徘徊下瑶席

綴步頻玉趾從遊至清漱錫坐談名理泉聲韻琴瑟一洗筝笛耳皇云萬機暇觀書每來此論道及帝王直欲齊其軌堯舜禹湯文前身無乃是臣言匪獻諛道實由心起既然明是心要在力行爾登橋醑餘罍飲興未容已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戺玉音寵諭臣此會宜有紀歸途感恩榮占寫忘飢餒皇上御製俯同其韻云揖遜荷帝堯寅恭五元禩治道貴清靜聖言有深旨誰歌元首明自得股肱喜躋民期仁壽距肯中道止力農樂彼

田坐賈安於市歲行閲豐登國論銷委靡予力初何能濟濟賴多士矧予有元老中立而不倚居東逾三年不遠來千里未遂亦松遊蝦誦青琅藥皓首持六經日侍明光裏翼乎鴻遇風縱矣魚在水儒行絶瑕疵道心無塵滓挺挺松栢姿嶢嶢山岳峙予惟日萬幾至仁同一視西成錫小宴促坐才尺咫湛露愧歌周置酒非封凿歸美見新詩如卿能有幾眷言澄碧行勝賞得迂趾亦屢引公卿對此談政理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

天下肥至樂無易此頗念文武疆六合尚殊軌東都會諸侯宣王昔於是期爾罄嘉謀使我勳業起勿以方燕順所書聊復爾巵酒正須醻話言未能已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戺文章藉老手直筆中興紀載嘉嬰鑠翁焉得辭猷猷逮十一月壬寅輪當内直申時二刻宣召至清華閣上語曰學士宴見無時最為親近朕和史浩詩待録示卿可和以進此學士職也又云卿想不甚飲比賜宴時見卿面赤却至誠不辭既退中使李肅傳旨賜

詩本并戊戌小春茶二十銙葉世英墨五團以代賜酒世英御前墨工也恭進和篇云粤從三代還歳月過千祺時豈無賢君道未契宸旨陛下屢語臣三代而下人君皆不知道煌煌唐大宗勲業在所喜寇攘既掃除蠻貊畢至止循良布郡邑恵政寛獄市忠賢儼班聯切諌杞浮靡闕輔羅府兵巖穴聘奇士民生復盂安國勢泰山倚皇心期過之風下九萬里忠厚培本根文物粲華藻淳熙正觀間何啻相表裏屬車尚濤江列障隅淮水螽兹獯鬻氏作我

太清滓坐令營屯衆久費糗糧峙中原厭狼貪諸將空虎視安得貫砮楛來貢尺有咫六合混一家耕桑盛生齒願言講治道先務當有幾欲仁斯仁至患在未舉趾而況前史中遺事可尋理衛英爪與牙王魏目無耳處中賴房杜虛受忘彼此不聞國異政但見車同軌孰云古道難僉曰令王是寸陰聖所競盛德日方起舞干格三苗其効七旬爾輒稱仁無敵傳謂禮可已東鞮及北女看即朝玉卮南山竹易殫陛下功難紀儒館謾獻歌

将奈詞之骰是日奏事畢問陛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上曰然奏云文選之後有文粹已遠不及所謂文海乃近時江鈿編類殊無倫理書坊刋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為然曰卿可理會奏乞委館職上曰待差一兩員其後遂付吕伯共祖謙既成上問何以為名必大乞賜名皇朝文鑑上曰善又降旨令必大作序亦既進呈將刋板會有近臣密啓

云所載臣僚章疏毁及祖宗政事遂不果刻今其書士
大夫或傳之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二日鎮院付到熟狀皇子魏王自
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
改成德彰信軍節度使行荆州牧必大奏彰信是曹州
前徽宗曾為節度使即位後升興仁府又親王帶牧合
隨本鎮今成德軍即真定府却帶荆州牧非是上批
別擬大鎮進入選熙更具本鎮帶牧故事來必大又奏

去夏魏王除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誤犯端拱中真宗除授昔政和中已失檢點今因改鎮不敢不審煎兩鎮合帶兩妆仍隨本鎮併於實録中檢故事以進夏夜甚短奏入已三鼔至四鼓末批出只於兩鎮上就本鎮止帶一妆必大遂擬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妆進入頃之點定然後進草禁中未就寢以待禁中四鼓乃在外三更故事食邑千户以上封侯若拜相雖舊爵卑食邑少亦徑封侯盖五等伯子男用縣名至侯則升郡當降旨時

未知所封何郡第云進封開國侯而已秦丞相覺後初拜沈守約該左相万侯元忠㐀右相沈爵歸安縣万侯陽武縣各從其鄉也既相合升郡侯而學士院遂進沈為歸安郡万侯陽武郡初非郡名其誤甚矣當時偶不知改久之因進書轉官方能釐正至今遇恩升郡臣僚院吏及吏部尚復差舛謂如元係吳興縣開國伯則合云進封吳興郡開國伯却云吳興郡進封開國侯殊無義理予每為正之

北門掌内制西掖掌外制是謂兩制又著令自觀文殿大學士至敷文閣待制為侍從官朝廷或詔近臣舉賢議事多云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而别言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乃為詳備近世相承通稱侍從固已疑混若泛言兩制則非矣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圻號也内制既闕

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而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即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為榮尋卒官子甞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于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鄉先生者没則祭於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奉甞之爾於二者蓋兼之皆紀實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雜學士以上遇辭免皆降詔不允給舍并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戸部王侍郎師心辭給侍中亦降不允詔書蓋舊官合答詔也是歲九月權禮部賀侍郎允中除給事中辭免亦降詔乃誤襲王例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權工部王侍郎晞亮遷夕拜不復降詔得之矣明年九月權禮部金侍郎安節亦遷夕拜又誤降詔自後往往無定論院官隨事申明改正為善

玉堂雜記卷下

諮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豐三年八月丙申亦詔於尚書省樞密院用諮報至今守之其制首題學士院諮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次入詞云云末云右謹具諮報某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學士押字雖中間權臣用事官失其職獨此不廢又三省密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官司得省劄必前連片紙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其首又吏魁有録事

曹案曰房皆稍擬中書尊内庭也祖宗時内制多避兩府親嫌亦有不許避者蘓文忠公之於弟文定公是也然終不自安乞郡而去紹興初范元良冲除學士以趙丞相鼎姻家特復置侍讀學士以處之及秦丞相檜當國兄梓實為學士子熺繼為學士承旨亦嘗為禮部侍郎雖並緣元祐故事其實非也

國初久為學士官至八座已罷職或再來直院自神宗改官制後中丞并權六曹尚書若兼内制亦止云直學

士院舒亶等是也及中興初詹乂已爲龍圖閣學士猶曰權直院其他如正侍郎已下多帶兼權汪藻等是也厥後程克俊林待聘楊愿等初以給舍兼權稍久乃落權字以爲恩數至正尚書則帶兼權學士胡交修等是也乾道三年洪景盧邁奏請自庶官遷侍從便落權字正兼直院故先以起居郎權直院既遷中書舍人即落權字庚寅秋以少蓬兼權直院明年正除權禮部侍郎吏引近制申明合正爲直院予固抑之兼權如故翰長王日嚴嚴亦不復問其

後王季海淮以太常少卿兼權直院既除三字即徑落權遂為定例淳熙五年十二月必大自翰林遷禮部尚書兼學士葢上所兼之官在正官下者皆不帶權非舊例也六年十一月遷吏書又升兼學士丞相且有内批付院云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上自登極至今將二十年正除翰苑纔七八人皆登二府惟王日嚴以年踰七十除端明殿學士而去

乾道癸巳曾丞相懐鄭參政聞張樞密說在二府或薦

新政官正字崔大雅興詩入内庭以其資淺乃創翰林權直之名月俸減學士直院三之一自學士承旨至庶官兼權直院者俸給等一院中餐錢不減明年冬以父憂去尋丁母憂戊戌秋服闋復召為密院編修官史丞相浩當國下史院討論兼職名稱遂改為學士院權直蓋以翰林乃内諸司總名難專指學士院也

淳熙已亥明堂大禮崔大雅已遷著作權直如故糧料院止隨其官帮支賜二十疋兩大雅以狀申秘書省省

中朝廷趙丞相雄將上取旨遂用月俸例支學士三之二按祖宗試文多在學士院近歲惟試館職耳既得省劄召某人試即下太史局擇日報内侍省差官一員充監門前一日學士宿院進策題候内批依次早乃引試支左藏庫錢三十緡充餐錢試畢録策題并試卷依紹興三十年司諫何通遠溥以為言太上欲復故事而人頗憚試首召朱熙載等次召劉儀鳳等皆辭不就而太上諭湯丞相思退等擇二人必令試且云蘓軾中制科

猶試況餘人乎於是以予及同年程泰之大昌應詔具

宣諭上旨乃不敢辭已而太上欲除校書郎或謂過

江選人無此例止除正字乾道六年九月予以祕書少

監寓直翰苑發策試王仲衡希呂嘗賦詩寄程同年云

當年給札踏金鑾重到依然九月寒學士策詢學士策

館職亦合呼學士祕書官試祕書官自憐緑鬢非前度尚喜青

衫總一般時予服緑寄語浙東程閣老程時為浙東提刑兼權帥事亦嘗暫直翰

苑莫矜紅旆笑儒酸程答詩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羡處

金蓮燭底話窮酸始予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大字明年試蔣芾芮煜姓名俱連草頭又明年試王東里程千里名連里字頻歲偶爾亦可書也謹按祖宗朝館職者指招文集賢史館之職也在內多升修注出外則為帶職凡轉官奏補恩數皆厚故艱其選必試而後除亦以限止無能之人自神宗罷館職止是祕書省官與其他職事官無當不當尚循館職之名況狀元不試餘人多徑除著作丞郎所試者校書正字而已舊制云

試前一日學士宿院故元祐中蘓文忠公與鄧文惠公温伯各進策題禁中㸃用文忠所作及予與程同試時學士洪景嚴兵部尚書兼權學士楊元老椿亦並入至是予與鄭仲益同直鄭為長官典故浸移乃始輪入不敢强之其後予再直丙申二月召試許蒼舒遂修故事約程元成叔達並入策題則輪撰

隆興初皇上用真宗故事輪講筵學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兩員以備宣引諮訪往往賜酒留欵其後以兩人

難獨召若同召則議論難盡止命一員遞宿自後益遴其選或國忌妨行香若有故員少及大暑皆權免間遇除授宣鎖講筵官已入直率闈命倉皇而出至有不及伺候從吏借馬於内諸司者或偶值本院官直宿就留鎖院若大除拜當有錫賜則不繫當日與否往往特宣云每直兩日謂之頭直末直

紹興辛巳明堂禮成以完顔亮背盟十月四日詔令次明堂大禮合加恩臣僚權宜不鎖院不宣麻止降制給

告並免辭免候事定日依舊隆興二年遇事改卜郊乾道二年冬雷罷二相皆未暇舉行乾道六年必大始奏復舊制

内制名色不一係值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下者院吏必以片紙録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予嘗跋王岐公蘊文定公詔草及謝表備言之至今不廢盖其來久矣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耶

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閤門今月某日

有鎖院事閤門得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樞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内出閤門啟御封兩吏對展宣賛舍人南面搢笏叉手大聲擿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聽訖知閤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冊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舞然後退

禁中以鎖院為重淳熙三年慶壽赦凡降麻官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鎖院宣制仍勿辭免九月三日中書進熟狀魏王愷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廣並加食邑食實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内夫人失於詳閲宣鎖程直院是夜進草明日告廷如式又明日内批付客院典字直筆吳慶慶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職主管大内公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

凡非時宣召院官侍從以下及外官而内引者同紫窄衫絲絇行入殿

廊有小黄門來導至便坐上服紅半臂忌前用黄黄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兀子得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黄門贊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官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杯不同侑以果實一釘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黄門雙導上亦服窄衫窄相樞使坐高兀子執政紫團坐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每杯賜食初無定制

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

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時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𦙍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

凡除拜加恩官在都下者既宣麻而院吏私録本走報

希覬贈遺初無公移也而被受之官辭免者多云準學士院報麻除授云云此非典故不應相承以為例

獎諭臣僚或降詔或勑書院中自有定式近歲如大理獄空及監司守臣有勞績若是庶僚皆合降勑書三省樞密院往往誤批降詔院吏隨所得旨而行不敢正也

翰苑印以翰林院學士印六字為文背鐫景德二年少府監鑄上兩字微刓自南渡京百司印無如此久者尚書六曹惟禮部印是舊物然亦元豐改官制後所鑄葢

文書稍簡故不刊耳
紹興辛巳五月詔學士院權寓皇城司而以其院為欽
宗几筵殿終制復舊
學士院舊號北門今在行宮和寧門內蓋沿北門之制
地迫皇城極為窄隘汪尚書應辰兼權學士時上書屢
令增葺竟以無地步而輟廳後即堂緣近歲院官止二
員故分東西兩閣中有小龜頭榜曰摛文堂蓋在京時
徽宗因賡直廬御書以賜强承旨淵明今乃汪彥章內

翰藻所篆太上又嘗書玉堂二字賜學士周茂振鱗之刻石廳上

東閣窓下甃小池久無雨則涸傍植金沙月桂之屬又有海棠郁李玉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逼城根株不能大花開時香滿院結實雖小而甘浙中未易得也淳熙已亥夏侍講兵部尚書兼給事中王仲衡入直示兩絶句云玉堂晝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徙倚幽闌憑問訊夏鶯飛出萬年枝小池倒影弄餘輝照耀虛簷

極出奇木杪不鳴風力軟闌萍翻藻有魚嬉子次韻云東省南宮接太微夔龍行集鳳凰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凉生桂枝紫禁同依日月輝蒼顔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笑汝星星誰肯嬉予嘗發策試仲衡至是同為八座俱在講筵唱酬頗多是時詩及院中景物故記於此

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馬處前導至殿門樞密使恩數依宰相者同若知院及副樞簽書則紫衣此

外惟翰林學士有之又禁門内許以茶餚檐子自隨與
執政等
車駕將出孟享或過宫則應奉官及侍從以上朝于後
殿宰執有奏事侍從先退例過玉堂少憩若值冬至元
正則團拜堂上俟駕過就院門外上馬以從南渡以來
朝廷遇節序賜予多權停令經筵寒食重午冬至尚賜
節料錢酒其他侍從則三大節客省簽賜羊酒米麫而
學士院官若侍從以上無領自從本官或庶僚權直院

獨三伏賜冰一檐時果五品品纔一楪亦因與經筵官輪宿而得之書局自有中官承受凡遇時節例賜茶酒學士院無承受故也淳熙乙未初伏必大以待制侍講賜流香酒四斗後二年減半時果七楪冰一檐視庶官直院為稍增以短表謝支快行家食錢三千文折酒錢三百別賜冰一檐翰林司關子云限日下支不許次日支食錢一千盖侍從所得者

十月旦賜錦襖子學士院觀察使簇四金鵰尚書執政八搭暈錦宰相使臣天下樂例從左帑幇支得不以時

臨期隨品色假為領袖施之朝服三日而止識者非之

予自翰苑遷八座已亥十月值從駕恭謝景靈宫兵部尚書王仲衡未逹朝儀第用市錦予告之故計無所出予輟所服與之而馳取舊金鵰者自用暨追班閤門吏魁趙軫與其徒顧予許語予悟其意呼而告以雖班尚書猶㷊翰林學士故可捨高從卑軫等愧謝而退

渡江後每遇開講罷講臨安治具侍講讀修注官貂與三十二年冬予為左史趙清卿子潚知臨安初獻議盡

罷百司饋送及所供飲饌時洪景嚴以内翰兼侍讀𨶒講日學士院自置酒五行是後遂為例乾道六年予與鄭仲益兼直院鄭兼侍講是秋開講鄭主席謂予亦院官當與其事予但簽書招客之目而以不兼講讀不赴坐時胡邦衡銓以工侍兼侍講坐中賦覃字韻詩見及予次其韻有云寓直敢同東道主蓋謂是也

翰林學士初上舊制勅設甚盛及中興後不復舉行予直院時除王日嚴為學士院中支餐錢具五杯而已

故事大宴未再坐閤學士院嘗為館閣官具食蓋因祖宗時内外制官無不自三館出館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舊道義之交不專以勢利髙下為心故每於是日小集從容談笑也近時具食雖如故乃設於學士院門幕次内蓋未甞見玉堂主人也竊意前輩不爾淳化中太宗以飛白玉堂等四字賜翰林而學士承旨蘇易簡會兩制於玉堂直秘閣潘謹修與焉略可見也已上乃近世程致道俱麟臺故事所記乾道七年天申節貢

院賜齋筵予時以少蓬兼內直乃督院吏治具吏白厨庫乏錢兼近已不講予曰故事既難廢況予身貳秘書而罷此禮乎命如故例然不過盤餐之類爾

必大久在翰苑獨員之日常多率數月輙丐去皇上必批降詔不允院吏申省乞時暫差官撰述乃委中書舍人如此再三遂為定例徑封奏劄付中書後省數年來皇上數令薦詞臣為代明示大用意必大每退避戊戌九月丁丑御藥院傳旨問近例院官有無三員者吏具

上初政時承旨洪遵學士史浩直院劉珙又問紹興間故事吏復具八年曾開勾龍如淵皆為直院而召孫近承旨三十一年何溥為學士虞允文劉珙並直院後旬餘崔大雅服闋還朝上謂曰卿來適其時遂再兼權直十月復增莫子齊濟尋卒其後繼增趙大本彥中熊子復克子遂參預

朝佐頃者官桂陽獲觀令丞相周公鑾坡録愛而傳之玆如武林又得其玉堂雜記益闡所未聞盖中興

說郛卷四十五下

元　陶宗儀　撰

玉壺清話　釋文瑩

興國中太宗建秘閣選三館書以實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新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曰扃鑰諴某所掌籤函中寡嚴秘難啓奈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强拉秘鑰啓窺至寖

遣閤使開奏上知之亟走就閤賜飲仍令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祕閣于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閤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之俚無足取夫孝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於閣以敦教化也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氐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籙荆州占其星周伯語曰其

色黄金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賦歛無横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上及第

黄夷簡閑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寳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薫風外建離宫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名曰禮賢宅以待李煜

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煋倔强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一慰延想耳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於天子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於我胡以為對殆歸見做固不歴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於安谿別業保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畬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

香之句雅喜治宅咸平中歸朝為光禄少卿後終以壽焉

太祖甞謔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文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太祖亦自是廣閲經史

李翰及第於和凝牓下后與座主同任學士㑹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閤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擕之盡去詩曰座主登庸歸鳯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閤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不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任建寧州時節旦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其甥也一日陳内宴於福寧宫昭德太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待焉及為壽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著粗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宫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自貴表詣王全

斌請降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止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之曰國母李氏有賢識㫤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捷於庭有司始候㫤至闕令銜璧獻俘於太廟一皆罷之車駕親勞於郊近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御含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㫤為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輟視朝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輦肩至宮

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寛衷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妾還并州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其言識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死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於真主又不能死社稷是誰之咎乎吾以汝所以忍死至今今汝既死吾安籍其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

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

指其巻曰朕憶昔日一石馬兒為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斸之果得然太祖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東都正得皇居之中黃河通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議拜安陵奠哭為别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以定之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於中又曰朕自為

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唐陸禋續水經常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為蛟焉按

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其

蛟出㲉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

時嘗遊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忽茂草中

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羽零落復入草中數次不絕久而

不出予切怪之𨾏草往視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纏糾

津沫狼籍不斯須雉驚而飛蛇亦入草始驗禋之說不

諲

太宗御廐一馬號碧御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于雙勒閽圉人飼秣稍疲怠失時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征太原上下岡坂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之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晏駕悲顁骨立真宗遣從皇轝於熙陵數月遂斃詔以弊帷埋於桃花犬之旁

先主李昪愛吳主禪長子璉妃封永康公主閩人呼公

主則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為之慘慼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為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歲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剪練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斂溫軟如生先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

道山清話 王暐

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數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為防命亟去之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媟瀆得其中者鮮矣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云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枕邊有一劒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古人青氊之説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言姦聲亂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孰

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内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貢父常對人言内官如聽得只道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乗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𢠸地人緩急忘生倚仗

哲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為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哲宗亟擲於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為人凝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甞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為也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

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盡捨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

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絶倒

劉貢父一日問蘓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閤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鎻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周重實為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為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為正言極論其

不可恐官司臨廹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寳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鈸兒磬兒

吕晦叔為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盖指晦叔好佛也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宫詩自言凡為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人問邵堯夫人有潔病何也堯夫曰胸中滯礙而多疑

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積漸而日深此亦未
爲害但疑心既重則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
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紓嘗以書勸其勿
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
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李公擇每飲酒至百杯即止詰旦見賓客或田書簡亦
不病酒亦無倦色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寃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皷投筆而逝

陳瑩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為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温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隷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

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周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黄門於内中取案上文字來黄門倉卒取至悮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鬋頭撮數小角兒黄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黄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章子厚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

人也以詩為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之怨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然

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

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可見今皆為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佖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佖在史館家常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説何事佖曰臣

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絶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羮而已臣愧非薄而彼更以為羮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俶方對客飯於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羮仍皆麤璺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羮張家俶三子益之昷之查之皆甞為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

陛座上設御幄於傍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
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
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為趙氏之封
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令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
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歎於戲太
皇之聖華夷稱為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
謂之快活條貫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

中夜遣中使賫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絶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閱黄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揺手曰不要與衆皆笑

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慶歷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延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恒産讀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為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黄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為承天寺藏記

張舜民郴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如山沙似雪之詩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富丞相一日於墳寺㸑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個才度得一個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奬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為當也

華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華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為其集之序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説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説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為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嘗問温公外議説陳升之何如温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温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强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吕惠卿美才温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

琴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

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劉貢父言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强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

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黄庭堅嘗言凡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讙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悦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駡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駡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覯

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㖿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絶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韙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服之

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為不出庫耳

范堯夫帥陜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憇既

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闃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窓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向事窓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窓字黏於狀前訴於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為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追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鞫之

堯夫曰爾為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輩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甞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顔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閣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録曝書記并此書為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暐老矣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宫賜紫金魚袋暐書

家世舊聞 陸游

太傅諱軫字齊卿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昔為館職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地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

楚公諱佃字農師使北歸攜所得貔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為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貔一臠投之旋即糜爛然北人亦不

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公使北時館中有小僕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餾也又北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為言而遣之

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已子等先君與四十二

叔父提舉公（諱棠字元珍）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襁褓二副付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

楚公言遼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北地之俗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即以束帛與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遣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敵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之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為不可蓋

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減幞頭之光行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幞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雖於遠人不變也因從容與語使洗之副使亟謝

先君諱宰字元鈞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牓曰三元文正之坊又甞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

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為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沈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冲之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術其在錢唐嘗遇異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寧初作相即為徽廟言泰州徐

神翁能知未來事元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求字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外士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顯其可笑如此然上頗喜之羣閹又言元符中哲宗甞遣人咨問聖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召至都下上用太宗見陳摶故事御緇褐即便殿以賓禮接之又有劉混康者茅山道士其師祖朱自英以傳籙著名章獻明肅太后臨朝時甞召至京師從受法籙故混康亦得名混康頗有識善劾鬼

神然未嘗行每日安能敲枷擊鎖作老獄吏邪二人者既至皆物故上疑其變化仙去益求其類初京為真定師道人王老志自言鍾離權弟子嘗許京必貴極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館之後圃引與見上老志敢大言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尤渥車駕遊幸老志輒羽衣導駕言有非常輒能知之未幾老志夜叩京門告以鍾離公怒我語涉欺誕行當墮落公福亦不終矣明日

得疾力辭歸河朔而死自是方士自言有異術者相踵而林靈素最後出尤為魁傑素字靈通叟本名靈噩溫州人少嘗事僧為童子嗜酒不檢僧笞辱之發憤棄去為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自寫所為歌詩遺人然筆札詞句皆鄙惡了無可觀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庸夫每升高座說法肆為市井俚談聞者絶倒或擇日施符水為人治病車駕閒幸其所居設次臨觀則陰募京師無頼數十人曲背為傴扶杖為盲噤口為

喑曳足為跛既噀水投符則傴者伸背盲者捨杖喑者
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
一旦都除懽聲動地上為大悅靈素以為未足則又猖
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為神霄帝君實玉
帝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
霄府事每齋醮上必親劄辭表以禱上帝君或久無靈
響亦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為上長生為鄆王葢過矣
然宫觀設醮亦或言見上御道家冠服跨金龍冉冉自

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與語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墜則往往得之果皆絶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已乃神霄計吏褚慧有兄曰褚嘉卿位至右極仙嘉卿今亦生世間是為王黼黼和御製詩有曰君王猶記褚嘉卿者是也其它如蔡京則左元仙伯范致虚則東臺典籍王孝廸則西臺詳閲真文史靈素與王革有隙則曰革廄吏也常與帝君馭馬其他有名者甚衆是時明節劉后方幸又曰后在神霄為九華玉真安妃蔡京曲

讌詩曰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闌曲讌酒闌傳容詔玉真軒裡見安妃是也安妃名在真誥盖天之高真而靈素敢瀆冒如此又嘗密奏雨靈真裔將誕盖明節方就館耳靈素賜號蘂珠殿侍晨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先生上刻玉為降真召靈之寶自用之而錫靈素塗金印文曰通真達靈之印班視執政錫賚至不可計有弟子姓丁自言謂之四世孫上為下詔贈為少保士大夫無恥者日萃其門所薦進皆即拔擢又著令道士

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輒據上席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怪或見一老倡黃帽黄衫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鳴蹕而出倡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如雷宮中為之雷去聲上常手札賜靈素略曰元符三年冬内人自泰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跳出是祟物顯行宜善治之勿為髡徒所笑靈素竭其術不効既久上益厭之遂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病死靈素之逞憾釋氏也每為金人亂華又創

圖宮殿爲仙女騎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真皆言妖也

錢氏私誌　錢世昭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勲賢之後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曾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勲賢之後

尚主令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
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
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
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
候内侍宣押入内至一小殿殿内皆宫嬪二貴主在焉
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
簾外與簾内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内宫人
傳旨錢某可尚慶壽公主曹詩可尚承壽公主引入幕

次更衣各賜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你是我姪曾見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壻上云是箇享福節度使左右宫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内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宫人飲罷内侍復引至宫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務下降三殿

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
車詣景靈宫及入内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晝堂垂
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
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
賀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
未得子為念為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
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

云董婆來娘娘處説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
没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
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
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名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
服之盛歆艶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
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
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
士動静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

矣知觀在房内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

賢穆有荆雍大長公主牌印金鑄也金鞍勒瑪瑙鞭金撮角紅藤下馬杌子聞國初貴主乘馬元祐後不鑄印無乘馬儀物

歐文忠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為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於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推官一詞當為償汝歐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鉤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

雙枕傍有墮釵橫坐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庫償釵戒歐當少戢不惟不恤飜以為怨後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録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歐後為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託攜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年方七歲内翰伯見而笑云年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

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時落第舉人作醉蓬萊詞以譏之詞極醜詆今不録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

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勑内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宫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内侍舉牙床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虚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

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沈上命撤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幞頭任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

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髙明逺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将謂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

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
率衆作大方石板葢井口止能下水桶遂無損人之患
有人夜行鬧井中呌云你幾箇怕壞了活人我幾箇幾
時能勾託生觀此不可謂無鬼也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瑶林殿張絹圖方廣三
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
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乃反繫

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蛇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竒絶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劄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朶殿云皇帝叫内侍要唾盂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曼卿佛牌為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且做第二米有孔子賛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

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東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逺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印即致書云甞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逺於寂寞之濵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刼常住永無墮

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處痾屎剌撒處没理没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存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只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

福六極為主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程休咎豈能悉中也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販錦關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作

貝字猜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猜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

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待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虎視足以威又問卿如何對云臣草木瓦礫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

賤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效顰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痁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囑在領巾上候我氣絶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

字其辭曰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寃䰟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宫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别謫限已盡不得少留究痛之情言不能盡淚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後左右每欲寛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

安妃臨終閉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髻鬟鈿合金釵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親見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備膺眷遇在帝左右銜命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時語流千載者廣記而備言之世昭敬請而集名曰錢氏私誌云姪廸功郎秀州嘉興尉世昭序

家王故事

錢惟演

隆遇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叙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平舉御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沈想人臣之不到

天顔咫尺惟父子以周親

保護廢王

先臣初為台州刺史時伯父廢王倧始嗣立而宿將胡思進怙權亂政倧不能容形於色言且欲殺之思進乃逼廢王而以兵迎立先臣時晉開運四年十二月晦也先臣乙夜至府置具與思進約曰能全吾兄則敢承命不然者請避賢路思進曰諾先臣始視事於是遷倧於越其後思進違約日請害倧先臣譬説百端思進之請

益固先臣察其必有它變乃先遣親將薛温者往越爲倧守衛倧且誡曰是行也委爾保全餘事無大小皆非吾意先死扞之温既行果思進夜使二卒持刃踰垣而入倧第倧闔寢户以拒之求救之聲聞於外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廷中及思進之死倧獲無恙開寶中始以疾終

大度

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臛而庖人因刀傷手

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焚案賬

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臣兄惟濬到中書語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為元帥故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亹亹冀在必致惟濬歸而白之且曰侍中之言侍中者普也未必不是上旨先臣曰上英明大臣有過

行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懼普與寮吏等又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先臣知不可已乃曰汝將案賬來吾與汝審視之乃盡取當時所與大臣近寄財物之數籍俟惟濬等退命取火悉焚之既而召語曰我受主上非常之恩是以入朝之初上所顧遇者皆以金幣為之土物耳且非有它求為故也况侍中之下皆有之何獨盧相豈有見人之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勿為此案籍已焚之禍福吾自當之惟濬等惕息而退後果知是事

非太宗意

桐陰舊話 韓元吉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盖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韋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藥王云

太保公忠獻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葬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並列有泉湛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斵石為柱横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為槨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靈壽以贍同族之貧者

忠獻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繖自蔽率以為常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氊同寢臥至別割氊為二分之其後浸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門客本傳云依所親趙兄或是也忠獻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獻每聞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友也趙公遂以

女許嫁忠獻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繡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獻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為王文正公壻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為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事迄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

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吕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露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

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況仲淹非姻親故舊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獻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浩穰

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隙二書真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子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宫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甞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為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為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甍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蘓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歴三人第四入熙朝四輔尊盖公自樞副遷參政宣撫陝右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

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為永興倅有富家子悦娼女栁約為夫婦而父母强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

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强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繖廟御書羣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是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

容文忠公曰出處無𪑘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盖詩中王欲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嵗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彼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盖燕北夢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騎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箠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翌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酲也盖取隨行大盞

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至委頓臨别痛飲達旦及叙違馬上餞不能相揖後聞其中責伴者以失儀沙袋撃之至死

說郛卷四十五下